

張恨水

情

宋海东 著

归何处

新华出版社

「情」係張恨水之別號。張恨水原名張自強，字自強，廣東人。早年入學，後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畢業。畢業後，曾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教員。後因不滿於當時之教育制度，遂於一九二一年辭職，前往上海。在上海，他先後在《申報》、《大公報》、《新申報》等報社擔任編輯。一九二六年，他創辦了《上海新報》，並擔任社長。一九三一年，他創辦了《上海新報》，並擔任社長。一九三一年，他創辦了《上海新報》，並擔任社長。



張恨水

情

归何处

■ 宋海东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恨水情归何处/宋海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1-8651-8

I. 张… II. 宋… III. 张恨水 (1895~1967)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291 号

张恨水情归何处

作 者: 宋海东

责任编辑: 刘志宏

装帧设计: 王小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651-8

定 价: 2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0863



序

谢家顺

张恨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40 年了，今年既是他正式步入新闻生涯，又是他公开发表小说 90 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油然让我对他产生一种敬意，进而产生别样的思考。

张恨水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仅仅是小说，还有包括诗词、散文、戏剧、对联、杂文、新闻等在内的诸多文学遗产，其洋洋洒洒的 3000 万言作品。民国时代，他可谓独领华夏通俗文学数十载风骚，并一度被老舍誉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严格来说，张恨水在带给我们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的传奇人生及其作品传播过程中的种种现象——一种包括文本、戏剧和影视剧在内的“张恨水现象”。

“张恨水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作为一个悖论而存在着，一方面是学术界对他及其作品文本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则是笼罩在他身前事后的诸多谜团，对此缺乏较为系统的介绍——一种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考证。对于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对于后者，则涉及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甄别，而此项工作对于张恨水研究来说却显得尤为重要，是一项艰难的基础性工作。

在此，我要特别提及的是，这种“张恨水现象”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张恨水及其作品的传播，既需要一种史学意义上的学术定位，更需要一种通俗意义上的大众化普及。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张恨水情归何处》一书，正是这样一部融系统性、普及性、史料性于一体的著作。

著作者宋海东先生，我与他相识于 2006 年，其时正是我牵头组织“寻访张恨水足迹”活动的武汉站之行，始知他是一位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年作家，一位对张恨水及其作品情有独钟并从作品和生平方面致力于张恨水研究史料的搜集工作的有心人。交谈中，他的热情与毅力、才气与文笔令我感动和敬佩。

这部书稿，采取散文化的叙述方式，语言通俗，文笔流畅，以“情”为线索，勾勒出了张恨水的非凡人生。

对于这位文豪的感情生活，业已成书的近 30 种研究专著中并没有十分系统完整的叙述，张恨水本人的两部自传里也严守“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的行文原则。而且，现已出版的专著除去石楠的《张恨



Zhang Henshui

水》和芮立祥的《走近张恨水》，学术味道普遍偏浓，作为研究者的案头读物再好不过，却似乎并不完全符合绝大多数张恨水“粉丝”的阅读习惯。

由于缺乏“正确舆论”的引导，欲掀开这层神秘面纱的读者得到的更多的是小道消息，以至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诸如“恨水不成冰”、“张恨水系情场浪子、赌中豪杰”、“张恨水与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为四兄弟”等奇谈怪论。

《张恨水情归何处》则能够向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一个真实可信的张恨水、一个敢恨敢爱的张恨水、一个拥有多重人格的张恨水、一个不一样的张恨水。

作者从大学时代便开始从事对张恨水作品及生平的研究，迄今已有 20 余年，其间在各类报刊发表了近百篇相关研究文章，并有 3 部涉及张恨水的传记被省市以上报刊连载。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参考了总量不下 6000 万字的原始资料。仅就张恨水作品而言，其中许多资料是《张恨水全集》、《张恨水散文》中不曾收录的，如长篇小说《过渡时代》、《水浒别传》、《疯狂》，短篇小说《雪湖双溺记》，散文《北京西山两刹新游记》、《赛金花参与的一个茶会》、《重庆旅感录》，等等。另外，他还查阅了 20 余种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可以说，本书首先是站在对汗牛充栋的张恨水资料加以梳理甄别的基础上完成的，显示了作者勤奋的劳动与恒久的毅力。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并非属于“炒剩饭”。作者曾经拜访过张恨水的几十位家人、乡邻及其研究者，实地访问了他生活过的一个个地方，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及照片，书中绝大部分内容在目前已出版的诸多张恨水传记中尚无法寻觅踪影。

就此而言，作者的创作态度严谨而认真。对于那些存有疑问的资料，或予以舍弃，或加以说明。譬如说，对于张恨水与胡秋霞、周南的婚史，有十多个版本的说法，作者采用的大多是与他们血缘关系最近的子女提供的资料。再比如，对张恨水与毛泽东、张学良等人的交往，作者在对现有的史料进行认真分析比对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应该讲，本书在资料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上均拥有自身的优势，在真实性方面也是经得起考证的。

本书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其可读性，行文力求简洁明快、雅俗共赏。张恨水是位通俗文学大家，倡导大众文学。他的读者群中既有政要名流，也不乏学者专家，但主流读者是市井百姓，这就要求他的传记不仅要拥有“阳春白雪”，还必须推出一批能够刺激广大读者阅读欲的“下里巴人”，以占领图书市场应有的份额。

当然，本书所指的“情感”并非狭义的爱情，而是遍涉人情（包括夫妻情、血亲情、师生情、友情）、山水情、笔墨情以及种种闲情，从中你可以了解他与





前后三位夫人的恩恩怨怨；他与祖父、父母、手足、儿孙间的血脉相连；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张学良、鲁迅、老舍、胡蝶等人的息息相通；他与赚取过他泪水和笑声的姑苏城、天柱山、西子湖之间的一世情缘；他独摘中国现代文坛 8 顶王冠的豪情壮志；他陶醉丹青、甘为书箱、藏身花草、魂授舞台的闲情逸致……

面对长辈，张恨水是典型的、传统的“孝子贤孙”；面对恩师，他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原则；面对三位妻子，他以良心为基础，分别给予她们足够的关心和爱心；面对弟妹，他“长兄为父”，推枣让梨；面对儿女，他是慈父和“民主的老子”；面对朋友及同事，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面对权威政要，他不卑不亢；面对读者、学生，他以诚待之；对大好河山，他魂牵梦萦；对琴棋书画、饮食粉墨，他显示出风流才子的本色；对事业，他痴心永恒、以苦为乐；对祖国，他这位抗战胜利勋章的获得者曾经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连祖国都不热爱，就不值得交往。”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恨水情归何处》能够还原一个至真至纯的张恨水，能够让读者走进一个真实的张恨水。

欣赏过张恨水小说的读者，不妨也看一看多情的张恨水“主演”的人生抒情故事。

2008 年 5 月 5 日于寒暄斋

（作者系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





自序

今年春天，作为张恨水研究会理事，我前往芜湖参加张恨水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安徽境外的会议代表中，除去张恨水的家人，只有我一人并非来自学术界和媒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会上，一些朋友问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我实话实说：“因为爱。”

从少年时代到年届不惑，本着对张恨水及其作品的爱，我从事张恨水研究长达22年。11年前，我完成了《张恨水情归何处》的初稿，并与一家出版社初步达成了出版意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传记迟迟未能问世。

11年后的今天，新华出版社从一位著名学者口中获悉我手头有这部书稿，表示出浓厚兴趣，迅速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我又花费近半年时间进行修订，补充了大量新近发现的资料，终于了却这一夙愿。

在修订书稿的过程中，出版社责任编辑刘志宏先生提醒我：“要写出一本既严谨又好看的书。”按照这一原则，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为了实现“好看”，我放弃了许多学术色彩偏浓的第一手资料，尽量做到“述”而不“论”。当然，我并没有为了“好看”而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尽可能避免“艺术加工”。

为了做到严谨，我几乎收集齐国内目前所能够见到的所有关于张恨水的文字资料，从图书馆、旧书市场淘回一批“珍宝”。张恨水生活过的地方，我大多实地访问过，与其乡邻有过“亲密接触”。我先后拜访了张恨水的十余位家人，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张恨水之女、张恨水研究会顾问张正女士不仅为我提供了其父的作品目录及生平资料目录，还补充了胡秋霞、徐文淑、郝耕仁、张晓水等人的资料，介绍了其父的生活习惯及其创作风格；她在阅读了部分初稿后，甚至对书稿的遣词造句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允许在本书中使用一批其父的遗照。张恨水之孙、体育博览杂志社总编辑助理张纪先生通读了本书，介绍了胡秋霞、张晓水以及张恨水孙辈的一些情况，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一批从未公开发表的图片及文字资料，同时为本书撰写了后记。张恨水的长媳周维兰、侄子张一骥、孙女婿黎名勋、侄孙张晴等人也接受了笔者的专访，提供了一批第一手资料。张恨水的其他后人也曾给予我帮助，恕我在此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大名，权且一并致谢。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教授向笔者赠送了多达140万字的张恨水最新研究资料，纠正了笔者在引用史料方面的一些失误，并亲自为本书作序。我这里还要感谢的是，围绕研究张恨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





恨水研究会会长季昆森，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徐传礼，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李世琦等知名学者曾经零距离为笔者指点迷津。此外，安徽省科技学院中文系教师陆山花以及张恨水研究会的其他同仁也为本书的撰写伸出了援手。

这部书的阅读对象是广大普通读者，但令人欣悦的是，一些专家学者及张恨水的家人看过书稿，居然也兴致盎然。真是意外的收获。

雅俗共赏，是张恨水作品的最大特色，也是我神往的创作境界。

作者于 2008 年 5 月 9 日

張恨水
情歸何處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第一篇 伉 俪 情

寂寞村妇——徐文淑	2
落霞孤鹜——胡秋霞	5
解语淑媛——周南	10

第二篇 血 亲 情

英武祖父——张兆甲	16
开明父亲——张钰	19
仁厚母亲——戴信兰	22
卓尔族叔——张楚萍	30
义胆兄长——张东野	33
同根豆萁——二妹三弟	35
宁馨子息——七子六女	40
可人后嗣——五大爱孙	51

第三篇 师 生 情

慧眼伯乐——储童生	56
若父西宾——萧廪生	58
言行参照——徐先生	60
指路明灯——郝耕仁	62
提携恩公——钱芥尘	67





Zhang Henshui

第四篇 政 界 情

潦倒乡党——陈独秀	72
文友诗朋——毛泽东	75
冬日阳光——周恩来	80
出泥莲花——张学良	83

第五篇 同 业 情

持久搭档——成舍我	90
连心金兰——张友鸾	94
刎颈知己——左笑鸿	98
家门同调——张慧剑	101
故旧新朋——章士钊	105
管鲍之交——严独鹤	107
心照之好——鲁迅	110
“北华”董事——刘半农	113
京味盟友——老舍	115
忘年世兄——马彦祥	117
章回传人——金寄水	120

第六篇 艺 苑 情

银海妹妹——黎明晖	124
“张片”主演——胡蝶	126
绝代神交——梅兰芳	129
舞台“凤喜”——魏喜奎	131
胡琴教师——刘天华	133
率直画师——叶浅予	135



第七篇 山 水 情

哺育之地——江西	138
白云亲舍——潜山	142
梦幻天堂——苏州	145
“恨水”摇篮——武汉	148
人生跳板——芜湖	155
圣境仙界——北京	158
黄金之窟——上海	162
多变之邦——南京	164
凄迷雾都——重庆	168
西南北平——成都	171

第八篇 笔 墨 情（王者情）

作品高产之王	176
报刊连载小说之王	181
单行本著作之王	186
作品上镜之王	193
腰斩小说之王	200
“空想”作品之王	203
伪书之王	206
作品“卖座”之王	210
参考资料	213
后记：暗香残留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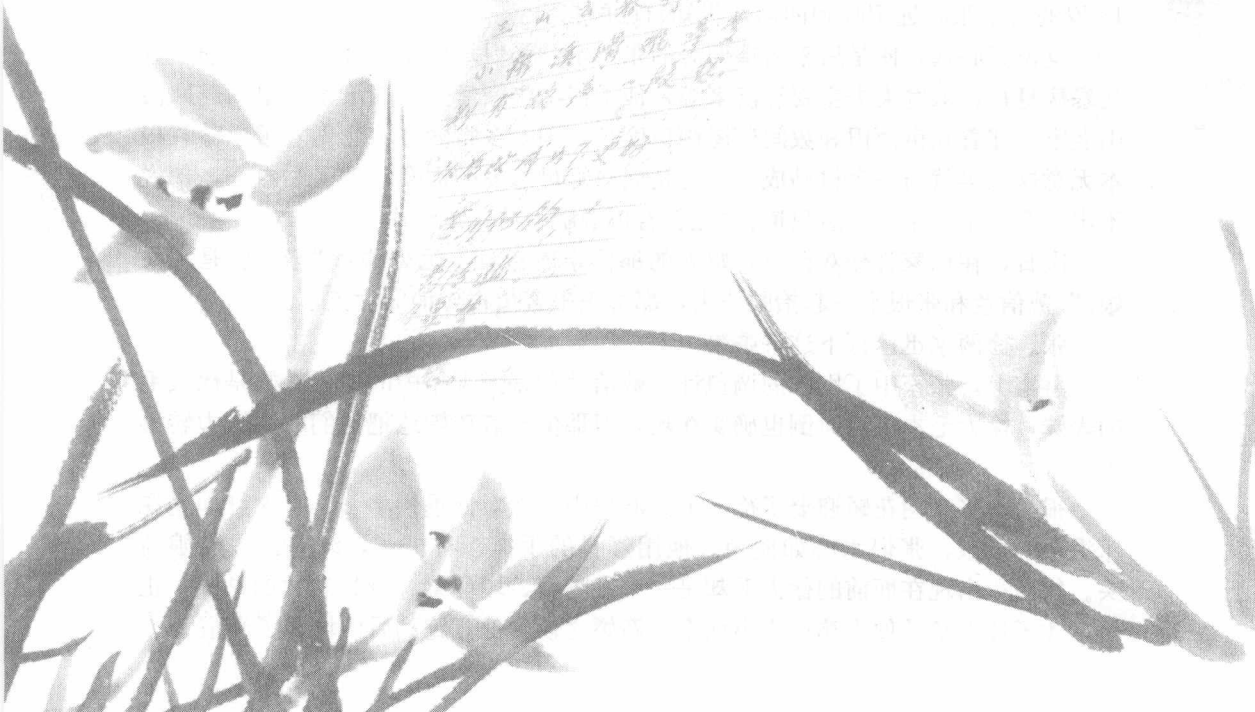


第一篇

伉俪情

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张恨水：《妻的人选》





Zhang Henshui

寂寞村妇——徐文淑

1913年秋，皖北潜山盼来一个久违的丰年，天柱山下的村村寨寨都邀约班子唱开大戏。锣鼓管弦声里，一位30岁出头的妇人走进黄岭村“老三房”家的客堂。

一落座，那妇人便欢欢喜喜地告诉女主人戴信兰：“信兰嫂子，前几天你说过的那件事已经办成了，我托亲戚在娘家徐家牌楼为你家大相公挑中了一位姑娘。姑娘名叫徐大毛，今年16岁，贤淑知礼，粗细活一把抓。”

“家世怎么样？”戴信兰劈头就问。她的公公曾任清军正三品顶戴参将，丈夫生前也曾任税吏，因此对媳妇家根基格外讲究。

客人清楚戴信兰话意，笑道：“门当户对着呢，祖上出过做官的，现如今家境虽差些，不过姑娘她爹也是个教书先生，大名叫徐海山，写得一手好对子。”

“姑娘模样呢？”

客人道：“这我倒不太清楚。我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娘家，没见过这个姑娘。明天，徐家牌楼唱大戏，我设法让你见上她一面，自己看看。”

戴信兰一直以丈夫张钰未抱上孙儿即辞世为憾事。她害怕步其后尘，加之家务活繁重，需要找个帮手，所以急切地拿定讨房媳妇的主意。媒人一走，她便把18岁的长子张心远招呼到面前，告知自己的打算。

这位张心远，便是后来名播四海的张恨水。张恨水生长在江西，一年前，其父暴病身亡，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他不得不中断学业，随母亲及弟妹返回潜山老家，守着几亩薄田和数间破屋糊口度日。困守乡野的他依然做着求学梦，根本无意这么早就与一个村姑成亲，可是面对寡母慈爱的面孔，他嗫嚅再三，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最后只道：“先看看再说吧。”

次日，在徐家牌楼戏台下，媒人的那位亲戚指着不远处说：“喏，就是那姑娘。”戴信兰和张恨水一起抬眼望去，那边正坐着位很俊俏的女孩子。

张、徐两家迅速订下这桩婚事。

事实上，张家中了别人的调包计。戴信兰和张恨水相中的那个姑娘是徐大毛的表妹，徐大毛本人当时倒也确实在场，但那位亲戚巧妙地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

很快，张家用花轿迎娶了徐大毛。洞房中，面对低垂颈项、一身大红地坐在床沿上的新娘，张恨水心如撞兔。他用颤抖的手抓起秤杆子，缓缓掀去新娘盖头。然而，出现在面前的徐大毛却是一个翘嘴唇、塌鼻梁、身材矮胖的姑娘，正做着才子佳人梦的他半晌说不出话来。新婚之夜，他竟跑到后山坡蹲了半宿。

張恨水

情歸何處





一位堂叔带着族人打着火把找到了张恨水，大喝道：“你妈都快让你气得吐血了！”回到家，母亲流着泪对他讲：“心远，人已经进门，不能退呀，就算是替妈娶的吧。结发夫妻丑也好，粗布缝衣也牢。你认命吧，将来有中意的，你再娶一个。”张恨水顺从了母亲，“我认命……”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余音拖得很长，像叹息，又像哭泣。

不满意的婚配令张恨水郁郁寡欢。张家老屋空闲的房多，他打扫出一间窗临院中桂花树的房间作为书屋，终日关在里面翻阅线装书。

“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这句话取自张恨水的散文《桂窗之夜》，回忆的正是这段新婚生活。窗下的张恨水，正在月色下寂寞地思索着什么？独守空房的徐氏，是否也正睁大双眼凝望冷冰冰的明月，无奈地想念近在咫尺却又相距遥远的夫君？

不久，张恨水模仿魏秀仁的《花月痕》创作了长篇小说《青衫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

婚后，徐大毛易名为徐文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张恨水与她并未圆房。戴信兰与长媳相处了数载，感情渐深。戴信兰觉得徐文淑仅仅是模样差点儿，心眼倒不坏，向长子求情道：“娶妻娶德不娶色。你应该让文淑有后呀，也好让她老了有个依靠。”

张恨水再次未违拗母亲意愿。不久，徐文淑产下一女，却不幸夭折。

张恨水与徐文淑的新婚同居生活仅仅维持了五六个月，转过年来春暖花开时节，他只身外出，开始长达4载的漂泊，其间只是逢春节才回家。1919年，他在北京报界站住脚，与这位元配夫人愈加难得见面。这一时期，徐文淑尽到了为人媳为人嫂的职责。亲友们多年后提起徐氏来，无不夸她是个善良的好人。

1926年，徐文淑随张家移居北京城，与丈夫团聚。张恨水已在京另娶了一位名叫胡秋霞的女子，并且生下一个叫做大宝的闺女。对此，拙于言辞的徐文淑没有什么抱怨，与胡秋霞相处得如同姐妹一般。

这个时候，戴信兰仍然念念不忘让徐文淑老来有靠，常劝长子到徐文淑屋里去，“你给她个孩子吧。”

大约是1927年，徐文淑产下一子，不料刚出世便停止了呼吸。张恨水去给母亲磕头谢罪，此后很少进徐文淑的房间。

自己没有孩子，徐文淑便拿张恨水的子女当做亲生孩子。1928年，胡秋霞产下长子张晓水。由于是早产，匆忙间找不到接生婆，胎儿落地居然不会哭。徐文淑当即把孩子搂进怀里，暖了好几个钟头，他终于哭出了第一声，捡回一条命。张晓水晚年常念叨：“我的命是大妈救的。”

不久后的一天，胡秋霞白天太劳累，睡得挺沉，旁边躺着的张晓水醒过来，



小嘴哭，小腿蹬，她也未听见，而张恨水当时正在书房写稿，并不知情。结果，张晓水连人带被滚落到地上。隔壁尚未睡熟的徐文淑闻声而至，喊道：“秋霞妹，秋霞妹，小安子（注：晓水乳名）掉地上去了！”胡秋霞被惊醒，赶紧下床抱起儿子。徐文淑笑道：“你真是个孩子！让你这个小孩子带两个小孩子，也实在是太为难你。我反正没什么事情，闲着也是闲着。今后，把大宝、小安子交一个给我带吧。”打这一天起，徐文淑便常常帮助胡秋霞照料张晓水。

在北京城里，徐文淑度过了她成为张家媳妇后最快乐的10年。抗战前夕，她和婆母一道返回潜山，后又定居安庆。张恨水身处异地，坚持按月给她汇去足够的生活费。她乐得逢人便说：“我嫁了棵‘摇钱树’呢！”

解放前夕，徐文淑再次回到潜山。她把张恨水给的钱积攒起来，买了大约可以播种一担种子的土地，佃给同村人耕种，用做防老。在潜山这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方，这点土地算是一大块田地，加之划分成分得考虑本人是否参加劳动，结果，她被划为地主。

作为被管制和监督的劳动对象，徐文淑不久便偷偷离开家乡，躲进安庆市元宁巷3号的一栋两层小楼，深居简出。1955年，张恨水曾回南方看望她。

徐文淑无儿无女，好不孤单寂寞。她便认养了一个名叫小莲的小姑娘，日日吃斋念佛。她早年跟随大姑张其范读书习字，阅读一些浅显的佛经并不难。

在徐文淑的心目中，张晓水永远是她的半个儿子，心里时刻惦记着他。1958年，已逾花甲的她外出给张晓水寄信，跌倒在街头，中了风。路人围上前来，她已经无法说话，只是指指自己的衣兜。根据信封上落的寄信人地址，路人找到了她家，并把她送往安庆市人民医院抢救。然而，一切补救措施均已经无济于事。

噩耗传来时，张恨水因周南正要做手术，无法分身。他交给长子张晓水700元钱，委派长子代为前往料理后事，嘱咐要将徐文淑安葬在张家的祖坟山上。张晓水日夜兼程，数餐粒米未进，赶到安庆将她妥善安葬。

1989年，张家后人又为徐文淑立了一块新墓碑，碑上刻有“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后人的名字处落着“男晓水”。墓地坐落在青山之上，碧水之畔。



落霞孤鹜——胡秋霞

在张恨水的代表作《金粉世家》中，主线是民国总理之子金燕西与冷清秋、白秀珠二女之间的三角恋情，副线为金府丫鬟小怜与柳少爷之间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自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后，楚楚可怜的小怜倾倒了荧屏前的无数观众，也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小怜是张恨水凭空虚构的吗？”

据张恨水小女张正提供的资料，这位小怜的原型，应该便是张恨水的第二位夫人胡秋霞。

《金粉世家》中小怜的经历与胡秋霞不乏相似之处。她俩同样是自幼来到大户人家做丫鬟，同样是不辞而别并有一段“灰姑娘”般的婚恋史。此外，张正记得母亲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我小时候给人做丫头，看少奶奶用香水，也羡慕极了。一回趁她不在偷偷打开瓶子闻，不想把香水洒了半瓶，满屋子散发着奇香。少奶奶知道后，对我边打边骂：‘我这一瓶巴黎香水，你的小命也不够抵的……’”看过《金粉世家》的读者和观众应该知道，小怜也干过失手摔碎法国香水瓶的倒霉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生活中的“小怜”。

乳名招弟的胡秋霞出生在重庆。她大约四五岁时，被拐卖到上海的一户杨姓人家当丫鬟。不久，她随着这家人来到北京，在打骂中长大了几岁。大约是14岁那年，她因为打碎一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恰遇警察上门查户口，好心的警察告诉她：“下次他们再打你，你就到警察局告状，我们可以为你另谋生路。”不久，招弟又遭毒打，奄奄一息。她不肯坐以待毙，挣扎着逃出来，到石碑胡同的习艺所学做糊纸盒一类的手工。

1923年的一天，习艺所的女工头送给招弟几张男人的照片，让她选择一位作为丈夫。女工头建议她挑个中年商贾：“这样的人收入挺牢靠，嫁给他生活有保障。”招弟却选中一位脸儿圆圆、白白净净的读书人，他就是年轻的张恨水。

招弟在习艺所时，身体十分瘦弱。张恨水接她出来后，没有马上办婚事。他认为两个人需要相互了解，招弟也要养息，就将她托付给潜山会馆的一对老年夫妇照管。彼此经过一年的接触，互生感情，于是举办了婚礼。这一年，她年仅17岁。

后来，张恨水写有一部长篇小说《落霞孤鹜》，作为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漂亮而活泼的招弟的到来，无疑为张恨水寂寞冷清的旅居生活平添了无穷的欢乐。张恨水将新娘更名为胡秋霞（另有一名为胡瑞英），并颇具寓意地在新房





Zhang Henshui

内悬挂起一副对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胡秋霞是穷人家出身，劈柴担水、烧火做饭、缝补浆洗全不在话下，是丈夫的好后勤。张恨水也有意塑造一个全新的胡秋霞，对她各方面都花费心力进行熏陶，使得她后来的性情、志趣明显带有他身上的痕迹。

最重要的“熏陶”当然是文化学习。张恨水为胡秋霞制订好学习计划，手把手地教她握笔，从描红开始，每天识几个字。当他的《春明外史》开始被报纸连载时，胡秋霞已粗通文墨，能够阅读小说了，成为《春明外史》以及《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张恨水代表作的第一个读者——书稿尚未送往报社印刷，她便先睹为快。这显然令夫妇双方都觉得挺有意思，甚至都有点成就感。

张恨水 1927 年 5 月 25 日发表在《世界日报》的一阕词，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他俩和睦的关系。

蝶恋花

帘钩响动伊来到。屈指沉思，灯下低声道：明日如何消遣好？良辰千万休烦恼。原来生日浑忘了，客里年华，多谢伊关照。我自伤心还一笑，伤心不要伊分晓。

不久，张恨水老家的一大家子人也来到北京。生活在这个 30 来口人的大家庭里，胡秋霞以自己的率直和热心赢得了—一个“好”字，侄儿们称她“好妈”，外甥们叫她“好舅妈”，她与婆母和弟妹们的关系也较为融洽。

张恨水常戏言，女子不用找职业，找到了丈夫，就找到了职业。与他的另外两位夫人一样，胡秋霞为人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从事任何工作，是个地道的家庭妇女，张家便是她的整个世界，丈夫便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过门不到 5 年，她为张恨水生下了两个闺女，并产下长子张晓水。

笔者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从张恨水与胡秋霞完婚到周南进入张家之前的 7 年间，正是张恨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记载了他从一名文坛“小卒”跻身一流小说家行列的全部过程。这个时期，他不仅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这样的代表作问世，还相继发表了《荆棘山河》、《交际明星》、《春明新史》、《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银汉双星》等十余部长篇力作。有一两年间，他甚至多管齐下，同时创作 7 部小说。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没有一个鼎力支持他的贤淑妻子，他恐怕很难有精力、有心情做到文思泉涌、“振笔疾书”。

遗憾的是，这位妻子的文化程度虽然婚后有所提高，但依然是偏低的，更缺